

新民晚报社
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
联合主办

军界瞭望

18
为轰-6 护航
“狮子”伴飞“大象”
19
军民齐心降服病魔

本报时政新闻中心主编 | 第 582 期 | 2020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 吴 健 视觉设计: 竹建英 编辑邮箱: wujian@xmwb.com.cn

疫情会否影响伊朗援助叙利亚

漫长的叙利亚战争早已“国际化”，被欧美、逊尼派国家和国内反对派围攻的巴沙尔·阿萨德政权扭转战局，和外国强援密不可分，其中伊朗贡献非常大。以色列东地中海哈得逊学院报告指出，相比俄罗斯出兵援叙，伊朗援叙时间之长，力度之大却鲜为人知。不过，这条“输血管”正受到意外威胁，那就是新冠肺炎疫情，伊朗等中东国家纷纷投入更多资源展开防控，还有多少余力支援盟友，值得观察。



■ 叙军装甲部队的油料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伊朗



■ 伊朗国内已进入抗疫状态

“德黑兰信用卡”

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，西方和海湾逊尼派国家出钱出枪，支持反对派推翻合法的阿萨德政权，危局之下，伊朗应叙政府请求提供援助。除了开辟空中走廊，投送军需物资和反恐顾问外，还以“信贷额度”的方式提供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援助。2013 年 1 月，伊朗向叙利亚提供 10 亿美元的授信，5 个月，授信提高到 36 亿美元，英国 BBC 称为“德黑兰信用卡”。法国《回声报》估算，2012-2018 年，伊朗为叙利亚提供 210 亿美元援助，其中授信额度约 46 亿美元。

客观上，伊叙不存在密切的经贸关系，正常年份里，双边贸易额仅 7 亿美元，尚不及伊朗与“战乱之国”阿富汗的贸易额的一半。但考虑

到叙利亚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，伊朗“自掏腰包”是可以理解的。当然，伊朗“雪中送炭”是在自身遭受西方制裁之际勒紧裤带完成的，其持久性始终受到外界质疑。

“油路争夺战”

比起单纯的资金支持，伊朗的石油供应对叙利亚更重要。2013-2018 年，伊朗月均向叙利亚输送 200 万桶石油，支付方式都是宽松的延期付款。对 2012 年起便被反对派和极端组织夺走国内油田的叙利亚政府而言，这是维系国计民生的“救命稻草”。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过，若换算成相同购买力的美元，战前叙利亚油价是 90 美分/升，可到了激战中的 2018 年，该国油价竟降到 41 美分/升的水平，比邻国黎巴嫩还低，正是伊朗石油保证了叙利

亚的能源，不仅让叛军四处征伐，也让叙利亚有名的巴尼亚斯、霍姆斯炼油厂正常开工。

正是发现伊朗石油对叙利亚战局的重大影响，美国及其盟友千方百计予以切断。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发现，伊朗除通过苏伊士运河甚至直布罗陀海峡运原油外，更多时候是经伊拉克陆路运进叙利亚，而盖姆-阿布卡马尔口岸至关重要。2014-2017 年，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占领伊叙交界地带，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拉克民兵则锲而不舍地实施反攻，终于在 2017 年 11 月恢复口岸交通，那里迅速铺设水泥马路，方便大型油罐车过境。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借口“防范极端组织卷土重来”，在阿布卡马尔附近的坦夫设置基地，并默许以色列战机经此轰炸阿布卡马尔和盖姆口岸。作为报复，2018 年 10 月，伊朗革命卫队投入“霹雳-2”无人机和巡航导弹，打击阿布卡马尔附近的亲美武装，警告敌人别太过分。2019 年 9 月底，阿布卡马尔-盖姆海关正式恢复开放，而两侧过境点的防务均由

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负责，进一步保证了伊叙陆上生命线的安全。

“力量收缩”几无悬念

然而，伊朗终究是个发展中国家，2015 年俄罗斯出兵后，伊朗承受的压力明显减轻，国内也开始出现“减少国际义务”的呼声。2018 年底，伊朗暂时冻结授信额度并减少石油供应，叙利亚政府很快遇到了经济危机。2019 年 4 月，叙利亚政府宣布在已解放的地区每天开采 2.4 万桶原油，可消耗却达到 13.6 万桶，导致大马士革等地竟出现以畜力驴车作为运输工具的场景。更棘手的是，随着美国加重制裁力度，伊朗出口创汇的“除了石油，就剩下地毯、开心果和藏

红花等农产品了，这个国家几乎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任何东西”，这种“易被遏制”的出口能力无形中恶化了伊朗本身的“造血能力”。

俄罗斯“连塔网”分析，面对国内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伊朗力量收缩几乎没有悬念。虽然疫情暂时不会对伊朗经济造成明显打击，但考虑到该国已采取隔离防控措施，同时紧急对外采购医用物资，经济资源势必进一步满足国内需求。这种情况下，伊朗可能短期内无法再向叙利亚提供足够的援助，而叙利亚内战各方力量对比是否因此发生改变，确实值得密切观察。

白孟宸



热点聚焦

■ 叙军方宣布收复叙北部城镇努曼

病毒“撞”了一下驻韩美军的腰



■ 驻韩美军投入 M270 火箭炮演习



■ 韩国陆军卫生勤务部队投入防控疫情的作战



■ 韩国陆军防化洗消车辆在夫邱作业

2 月 26 日，驻韩美军首次承认有士兵感染新冠肺炎。随后，美军宣布关闭海外基地学校、托儿所和其他设施，虽然这一命令不止针对驻韩美军，但韩国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海外美军产生巨大压力。

“军事城”很紧张

驻韩美军在发现士兵感染前，已确认一名 61 岁的女性军属在大邱沃克兵营感染新冠肺炎，而那里正是韩国疫情重点地区。大邱有三座美军基地，其中就包括染病士兵所在的卡罗尔营区。迄今，美国在韩国部署有 2.75 万名官兵、文职人

员和军属，分布在 87 个基地和设施内，其中重要军事基地有 15 个。由于美军基地有配套生活服务设施，形同“军事城”，因此多数美军及家属只在大量采购或休闲娱乐时才去韩国城市。

但考虑到现实中中美并未切断与韩国社会的联系，尤其对当地所谓“西方公主”（为美国兵提供性服务的女性）恋恋不舍，因此病毒在韩国流行，自然也对离开基地的美军产生影响。况且，美韩共用多个基地，目前韩国三军都有病例，像美军经常出入的韩军济州岛基地，有超过百名韩国军人隔离，这种情况下，

美军不太可能独善其身。

美军清楚，基地“自闭”不能彻底隔绝病毒，像在大邱感染的那名军属，曾多次造访基地内人流密集的邮局，还在基地食堂就餐，因此美军基地并非“保险箱”。美国记者用邮件采访在韩国汉弗里斯兵营生活的女性军属贝斯·马基，她承认“几乎是等待生病”，基地内谣言四起，“每个人都在囫圇吞枣地吸收他们听到的每个信息，根本不管这是谣言还是事实”。为降低感染率，驻韩美军规模最大的汉弗里斯兵营已开始对出入人员进行测温，只有出勤人员才允许入内。同时，美军王牌

第 23 防化营也受命对生活在军事基地中的每户家庭进行预防培训。

同盟似乎被“传染”

美军针对疫情的自我隔离，让美韩同盟似乎也染上“病毒”。2 月 27 日，美韩联合司令部宣布推迟原定今年上半年进行的各类联合演习。但据韩联社统计，自 2018 年以来，美韩已取消一系列重大演习，表面的理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“理解朝鲜安全关切”为予以叫停，但真实情况是特朗普反复要求韩国支付 50 亿美元的驻韩美军的防卫费，甚至威胁从韩国撤军。此番韩国暴

发疫情，有媒体呼吁美军应参与到防疫行动中，理由是美军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武器和病毒防御能力，可美方却不理不睬。

从当前韩国疫情防控态势看，驻韩美军暂时处于一种自顾不暇的状态。可要是疫情进一步持续化，造成驻韩美军与韩国社会现实性隔离（委婉的说“脱节”），则将影响美国“军事硬实力”和“文化软实力”在韩国乃至东亚发挥，那将对驻韩美军的未来造成不利的影响。肖柏

周边军情